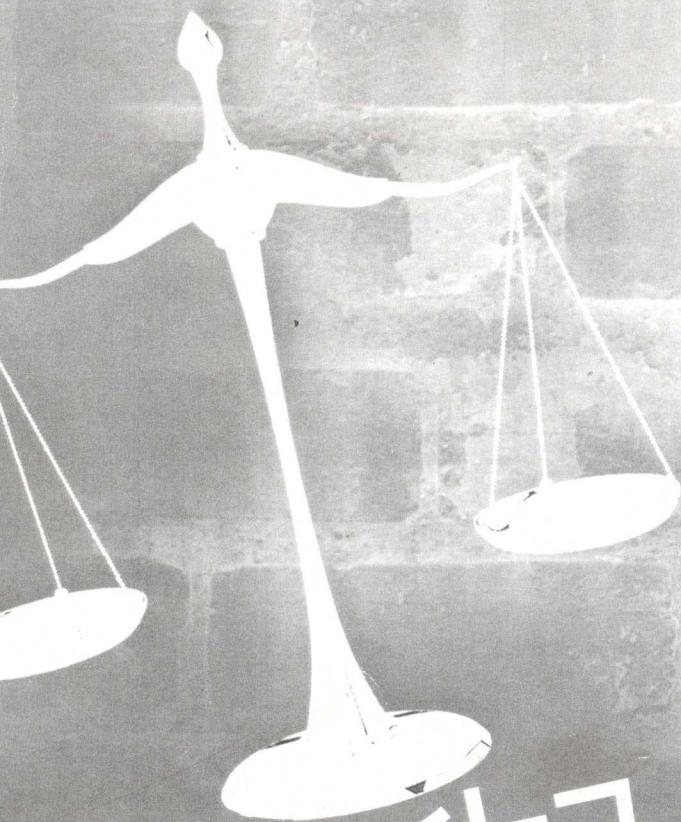


看 台 灣 人 用 自 己 的 語 言 書 寫 辛 酸 喜 淚
日 治 時 代 · 二 二 八 事 件 · 戒 嚴 時 期 · 民 主 開 放



債與償

台灣二二八傷痕小說

陳彥亨／著

債與償

台灣二二八傷痕小說

陳彥亨／著

釀小說04 PG0882



債與償

——台灣二二八傷痕小說

作 者 陳彥亨
責任編輯 蔡曉雯
圖文排版 彭君如
封面設計 陳佩蓉

出版策劃 釀出版
製作發行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
電話：+886-2-2796-3638 傳真：+886-2-2796-1377
服務信箱：service@showwe.com.tw
http://www.showwe.com.tw

郵政劃撥 19563868 戶名：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【松江門市】
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
電話：+886-2-2518-0207 傳真：+886-2-2518-0778

網路訂購 秀威網路書店：http://www.bodbooks.com.tw
國家網路書店：http://www.govbooks.com.tw

法律顧問 毛國樑 律師
總 經 銷 創智文化有限公司
236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89號6樓
電話：+886-2-2268-3489 傳真：+886-2-2269-6560
博訊書網：http://www.booknews.com.tw

出版日期 2013年1月 BOD一版
定 價 480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（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）
Copyright © 2013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
Printed in Taiwan

債與償

台灣二二八傷痕小說

陳彥亨／著

前言

本小說《債與償》以李嘉華為主人翁，描述其自幼到老，一生之境遇與轉變，及其心路歷程，並旁及他的家人、親屬、同學、友人等之生活遭遇，以資對照和比較。時代背景是從日治時期以迄今，含蓋太平洋戰爭、終戰後、國府敗逃來台、二二八血腥鎮壓、白色恐怖、解除戒嚴、步入民主時代，直至當前不進反退之際。在此漫長歲月裏，亦可從小說中，窺見台灣社會的各種變遷。

書中人物有實有虛。實者乃歷史或新聞人物，但皆屬於陪襯或輔助性。至於虛者，即虛構人物，也是小說創作中最主要者，包含主角、配角等。此等人物自是以現實生活中的人物為模型，但一經塑造，其性格、思想、生活經驗等多少有別於原樣，兩者之間不宜劃上等號。或更精確地說，這類虛構人物乃人類普遍的代表，可能存在於不同的時代、不同的地區或國度。他們所呈現出的智慧昏賢等，正是普世人性的流露。

最後談及本小說的主旨或主題。人有愛恨、恩怨、悲歡、虧欠、彌補、負債、償還等有形、無形的糾葛，民族之間、地域之間、國家之間亦復如此，甚至益加複雜，如中東的以（色列）阿（拉伯）糾紛等。在書中縱有各種人物間的百般糾葛，形成虧欠他人，或為人所虧，但於背後欲透露的是，外來政權更迭，國府流亡來台，所造惡業尤大，台灣承受其苦，有如負債或賣身，始終償不完，始終無地位。既然個人該釐清財物、情感各種債，一民族或國家更當如此。惟有確認身分，努力爭取，了結糾纏，方可昂首闊步，迎向嶄新的未來。

於二〇一二年八月五日

第一章

台灣史上所稱的日本時代，從清帝國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打敗，雙方在日本馬關（今稱下關）簽訂條約的一八九五年算起，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戰敗，並無條件投降的一九四五年為止，頭尾正好是五十年半個世紀。起初，清帝國將本來就不太想要的台灣割讓給日本，打算由台灣承擔戰爭的惡果時，台灣人還曾起兵反抗過幾回，後來，日本改採半柔性的政策，在一九二零年代左右台灣已較安定且進步。就在一九二六年，即大正十五年（也是昭和元年，因嘉仁天皇於該年十二月中病逝，由其子裕仁繼位，改元昭和），今天延平北路一、二段一帶，當時名為太平町通的一間店家裡，有個男嬰出生。

這個姓李名叫嘉華的男嬰長得很健康，二歲半時就大概知道家裡是從事實業，因為樓下店舖擺滿腳踏車和車輪，常見父親和夥計搬運貨品，也常看到顧客上門。在那時購買腳踏車比現在買摩托車，甚至於轎車還稀罕，必須是有錢的仕紳階級才買得起。當然，嘉華也知道他還有一個哥哥叫嘉

隆、一個仍是小嬰孩的弟弟叫嘉生，以及一個叫玉梅的大姊姊。這三個童年最初的玩伴中，玉梅份量最重，因為她比嘉華大八歲，像是小保姆似的呵護他，疼愛他。其實，玉梅並非親姊姊，真正有血源關係的姊姊叫淑德，但不幸未滿二歲就夭折。玉梅姊姊是買來做家事，並且長大後準備和哥哥嘉隆結成夫妻的新婦仔。關於這點，父母雖沒特別說起，嘉華五歲時就大約看出，心裡還替哥哥高興。

像玉梅這樣從小賣給或送給人家當新婦仔的女孩，在當時的台灣很普遍，就是在同時期的日本、中國等地也是常見的社會現象。玉梅原姓郭，因家中女孩多於男孩，父母養不起，又有債款須還，經過一位李家的熟人介紹，就將玉梅賣給李家。李太太看玉梅長得乖巧清秀，雖然比大兒子嘉隆年長二歲，心中還是有意留著將來和嘉隆成親。李先生也表贊同，還認為也該讓玉梅讀些書，否則將來夫妻的教育程度差太大，對於家境不錯的經商人家總是不相稱。李太太對丈夫的意見不反對，只是玉梅來到李家時，已過了就學年齡，再說將來還是要當妻子持家，倒不如讓她多學些家事，這樣家裡也等於多了個幫手。果然，玉梅伶俐聰明，家中的傭人都誇她學得快，做得又好。實際上，尚是孩子的玉梅已十分清楚，此後是在新的家庭中過活，務必勤奮刻苦些，免得讓主人失望或生氣。

或許就是看到玉梅會到廚房幫忙，也會替媽媽梳頭，還會為爸爸燙衫褲等，聰穎的嘉華才覺得玉梅不像是父母所生的孩子，倒像是煮飯的那位老媽子阿秀，或是洗衣兼打掃的阿琴所帶來的孩子，同樣做著幫傭的雜事。但最大的不同是，玉梅年紀輕又生得很有緣，家裡上下都喜歡她，和哥哥嘉隆看來又像是一對很要好的小大人似，將來也會跟爸媽一樣結婚生小孩吧。不過，嘉華最高興的是玉梅不用做家

事時，他可以吵著要玉梅帶他去散步行街路。那時的太平町和其他主要的街道都很寬敞，除了人力車、腳踏車，或牛車走過外，行人的步行空間很大。四周環境整潔，兩旁用紅磚砌成的屋宇很典雅，有幾分像是歐洲街上所見的舊樓房，樓下多設有亭仔較，可避風雨並遮陽，即使是遠山看來也清晰明朗、翠綠欲滴。若是碰到節慶拜拜，街頭在迎鬧熱，看那舞龍、舞獅、踩高蹺、八家將、跳鼓陣、布馬陣等真是快活。

有一回，嘉華看到迎鬧熱的隊伍中有一輛牛車，上面佈置得像漂亮的戲台，坐著或站著一些妝扮成仙女、民間傳說人物等的孩童。他對這種稱為藝閣的遊行車台上的小孩頗有興趣，於是就扯扯身旁玉梅的裙擺，仰起頭問她說：

「阿梅！愛按怎樣，遮佢頂懸（上面）ê囡仔全款，坐咧扮戲？」

「他是互茨內散赤（家裡貧困）ê囡仔咧做ê代誌，賺淡薄仔工錢。嘛真辛苦，愛坐歸半工（大半天）。」

「但是聽咱兜阿秀講過，囡仔若是按爾妝做仙仰是王，坐咧遊街迎鬧熱，神明都對伊有保庇。」

「喔！華ちゃん（即小華或阿華）真巧。不過，只要華ちゃん跼（在）茨內時乖乖聽爸母ê話，跼幼稚園時聽先生ê話，後擺入學好好讀冊，按爾神明對汝都有保庇。」

「喔！我知影啊！」

關於嘉華上幼稚園還有段小插曲。原先他是和嘉隆當年一樣，由家人送到一家天主教所辦的「聖心幼稚園」就讀，可是沒幾天他就害怕上學，賴著不想去。李太太擔心他是和其他小孩相處不來，也

可能是被人家欺負，就問他說：

「華ちゃん！按怎樣無愛去幼稚園呢？」

「幼稚園ê先生攏是穿長長ê大領白衫，由頭殼埃甲骹（蓋到腳），看囉足驚ê（很恐怖），我袂想愛去啦。」嘉華一臉害怕又無可奈何地說。

「戇囡仔，個是修女啦，外國來ê尼姑啦，人真好，猶閣（而且又）有學問，免驚啦。」

「我無愛去啦！看囉足驚ê！」嘉華說完就跑掉了。

那晚，在住家二樓的房間裡，李太太向丈夫提起這件事，李先生聽了說：

「華ちゃん也真趣味，不過白色總是看起來無色彩，親像病房全款，大人就無啥愛看，感覺淡薄仔（有點）恐怖，閣袂輸（何況）是囡仔。汝看叫阿梅每日佻伊門陣去，啥款？」

「袂當啦！阿梅茨內有種種ê代誌愛做。咱嘛愛顧店做生理。我看不如換一間普通ê幼稚園讀，反正囡仔無閣逃走書都好。」

「是啊！幼稚園是咧學規矩，華ちゃん若乖乖每日去讀都好。咱都甲換一間。」

從此嘉華改到另一家幼稚園就讀。在這個名為「愛育幼稚園」的地方，嘉華變得喜歡上學，也使得小他二歲的弟弟嘉生之後也送來這兒念。嘉華似乎和嘉生較親，也較有緣，從幼稚園到中學二人都是念同樣的學校，而分別大他們六歲及八歲的嘉隆就顯得和他們有些距離，有點長兄若父的威嚴感。當他們還沉醉在《格林童話》、《伊索寓言》等兒童文學的繪本時，嘉隆已在閱讀冒險小說、推理小

說、幽默小說等青少年文庫。不過，畢竟是孩子，每個月上旬媽媽一帶回新的《少年俱樂部》雜誌，三人還會搶著看，後來就多拿一種《幼年俱樂部》專門給二個小的看。課餘看書是當時孩子的主要活動，尤其是中上階級家庭的子女，因為他們比較有受教育的機會，也不用像鄉下孩子須幫忙農作，而雖有收音機，卻是電視機、電動玩具、電腦等尚未問世的時代，自然而然翻閱書籍就是最好的半休閒方式。當然完全的休閒活動是少不了，像下棋、打球、游泳、賽跑等動態的體能活動。這當中，下棋比較不費體力，卻得動腦筋思考，還得有耐心。

比較之下，看課外書似乎最輕鬆，而且嘉華不但著迷於繪本文學的美麗奇異世界，還常常向嘉隆問東問西，有好多疑問都是嘉隆當年未曾想過或發現到。那本《格列佛遊記》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，使嘉華掉入了想像與迷惑的漩渦裡。

「お兄ちゃん（即哥哥或阿兄）！古早真實有細漢仔人ê所在？」嘉華好奇地問著也在一旁看書的嘉隆。

「喔！古早無得確有，但是彼は咧真遠ê英國，就是專門講英語彼咧國家。」

「佢過照尅仔冊所講，ガリヴァ——（即格列佛，Gulliver的日語拼音）是由英國出發，坐大架船仔出發ê。彼咧細漢仔人ê所在應該是別ê國家，無奈呼做細漢仔國？而且，彼咧大仙人ê所在嘛是別ê國家，是了後ガリヴァ——閣再坐別架船仔，隨海湧流過去ê國家。」

「華ちゃん攏知影，那得閣再問兄さん。啊！拄好個攏是講英語ê國家啦。英語是世界通用，聽先生講，咱入去中學校都開始愛讀ê科目。」

「喔！按爾我到時愛好好讀，將來有一日倘好去ガリヴァ——所滯（住）え英國。」

「是啦！是啦！遮請ガリヴァ——恰汝做夥去細漢仔國恰大仙仔國。好啦！兄さん這陣愛看學校え冊，汝去揣（找）生ちゃん（即阿生或小生）佚佢，抑是揣阿梅，將ガリヴァ——え故事講互伊聽。」

其實十八世紀初的《格列佛遊記》原是抨擊時政的小說，讓成年讀者跟隨海上遇難的格列佛漂流各地，體會不同國家的制度，並比較出人類社會較適合什麼樣的政府，不料竟成為世界聞名的兒童文學。除了《格列佛遊記》《魯賓遜漂流記》《愛麗斯夢遊仙境》等英國文學也都充滿想像色彩，就是嘉隆所看的日本作家所寫的冒險小說、推理小說、幽默小說等少年文庫也含有幻想成分，只是較接近現實的社會。這些少年文庫顯然都有模仿西洋文學的人物、情節等，那或許正是日本明治維新改採西化，一反過去千百年來以唐、宋之中華文化為重心的結果。當前述的西洋童話大量譯介並引入日本後，日本文壇受到激勵，除了發掘古老的本國童話或傳說之外，也開始創作新的青少年讀物。這種經由吸取再仿效的模式，不僅表現在文學上，更發揮在生活用品、器具等工業製造上。正因為如此，當時的台灣雖淪為日本的殖民地，卻比英屬印度，或法屬越南等大部分亞洲地區進步，早在二十世紀前五十年就大有發展。很奇怪，英、法等西方先進國家反而未能紮實建設其亞洲殖民地。

至於每個月發行的《少年俱樂部》、《幼年俱樂部》等是以文學、漫畫為主，偶爾也有與生活相關的自然科學等之介紹，算是綜合性雜誌。台灣在一九六零至七零年代，也有推出仿倣的同類雜誌

如《王子》、《幼年》等，帶給戒嚴時期的孩童無比的歡樂。然而早在一九二零年代，《少年俱樂部》、《幼年俱樂部》就從日本輸入，在台灣流通，使得嘉華和當時的孩子多了一項學習的來源。當嘉華看到以圖片說明空氣存在的實驗時，看得似懂非懂，就跑去問嘉隆說：

「お兄ちゃん！汝有蠟燭無？咱來看到底空氣有存在無？」

「唉！汝欲準備做啥米？」

「就照《幼年俱樂部》所講ê，看蠟燭咧燒，需要空氣無？」

「喔！當然嘛愛，想一下嘛知影。」

「做看覓！我抑袂（尚未）看過啦。叫生ちゃん亦來看，亦閣（還）有阿梅。」

「阿梅佇無閒，免叫伊。若互伊看到咱咧點火，伊都足緊張，會甲咱阻止。」

「好啦！莫叫伊。汝去揣蠟燭恰番仔火枝，亦閣有崁蠟燭ê茶甌仔（茶杯）。」

於是，嘉隆在客廳旁的佛桌上拿了根細小的蠟燭，還有一盒火柴，又從餐桌邊的櫃子裡取出一隻茶杯。實驗器材都準備妥當時，嘉華也帶著嘉生來了。站在嘉隆左右側，二人眼睛睜得晶亮，就這麼看著嘉隆劃了根火柴，將小火苗點在蠟燭上，讓它燒得紅紅、旺旺的，再拿起茶杯，從正在燃燒的蠟燭頭上蓋下去，一兩秒後再將茶杯抽出來，那燭火就熄滅掉了。嘉隆笑笑，對二個弟弟說：

「蠟燭愛燒都愛四周ê空氣，都是雜誌所講ê一款さんそ（日語漢字寫成酸素，即氧，oxygen），按爾知影無？」

「喔！空氣對蠟燭佇燒赫（那麼）重要，若是對人抑是貓仔、狗仔呢？」嘉華問說。

「嘛是真重要。四周圍若是無空氣，人佢貓仔、狗仔，亦閣有兔仔、鳥仔，一切ê動物攞袂當（不能）活。暗時咧晒ê時陣，若將被仔坎佇頭殼，按爾都歹透氣，人會足艱苦，彼都是無空氣。萬一若翕（窒息）久都會死去。」

「喔！我佢生ちゃん攞知影囉。對無？生ちゃん！」

「嗯！我知影。棉被袂當坎佇頭殼，按爾都無空氣，歹喘氣。」嘉生點點頭說。

「喔！生ちゃん真巧。華ちゃん！記得袂使甲阿梅講點火ê代誌。」

「お兄ちゃん！知影啦！汝將蠟燭佢番仔火收互好。」說完就拉著嘉生溜走了。

家中有男孩子顯得較活潑、熱鬧，而從古至今，就如人口地理學所說，世界各處幾乎都是生男比生女多，至於其原因則需要社會學、民族學、社會心理學等來解釋和分析。大致上，農業時代或工業初期都很需要人力，顯然在這方面男性的勞動力較佳，比女性較佔優勢，所以世界各國都偏重生男。但是到了男女平權觀念越來越深入的新世紀，還是生男比生女多，根本原因是出自傳宗接代的使命。在今日的中國，仍有從小像玉梅那樣被賣給或送給人家當新婦仔的女孩，比起那些遭墮胎打掉，或一出世即被殺害的女嬰，她們的運命可能好些。但整體而言，男女比例過於懸殊，未來適婚年齡的男子就難找配偶。

縱然古今東西皆重男輕女，在日治時代的台灣，像嘉華所誕生的李家那樣的中產階級的家庭，女孩子還是受歡迎，特別是家中已有不少男孩的家庭。就在嘉華六歲那年，李太太懷孕生下了女嬰，

而且是雙胞胎，頗令李先生喜出望外，更為家裡增添歡樂氣氛，使得嘉華三兄弟一下子多了二個小妹。這二個降生在李家的女嬰會大受喜愛，很可能也是因為李太太在生下老大嘉隆後，隔二年曾產下一名女嬰，但養到一歲七個月就患病死去。那病也不是什麼大病惡疾，起初只是普通的感冒、發燒等，卻在服藥哄睡之後，隔日清晨就昇天成仙，了卻一段塵緣。

這兩個新生的雙胞胎女嬰，自哇哇落地後就頗安靜，夜裡也不太會哭鬧，李先生和太太一人抱一個，四周圍著嘉華三兄弟、玉梅，以及煮飯的阿秀、洗衣兼打掃的阿琴。大家越看越覺有趣，三兄弟和僕傭都輪流抱一下。阿秀問說：

「頭家！甲此二個查某囝呼名袂（取名沒）？」

「抑袂啊！我來想看覓。」

「此二個查某嬰仔攏真秀氣，閣靜寂寂，無啥會吵人。」玉梅說。

「對啦！甲大ê呼做淑文，甲細ê呼做淑靜，啥米款？」李先生靈機一動說。

「聽囉嶄然仔（頗）好聽。呀！佗一個是叫做淑文？佗一個是叫做淑靜？」阿秀問說。

「雙生就是雙生，看起攏全款，但是後擺遮實袂使（不可）叫錯。」阿琴說。

「簡單啦！我有做記號。額頸（脖子）結紅帶仔彼個先落土，是大姊，就叫做淑文。額頸結黃帶仔彼個了後落土，是小妹，就叫做淑靜。」玉梅說。

「喔！阿梅足款（很棒）ê。我掠準（當成是）紅帶仔恰黃帶仔是縛嬾ê。」嘉隆說。

「無啦！是彼日產婆叫我暫時按爾做。太太嘛知影。」玉梅說。

「是啦！是啦！」李太太點頭說。

「噢！記號做一個就會使（可以），攏總嘛遮二個嬰仔，無做記號ê當然是另外一個，咱知影誰卡大，誰卡細都好囉。」嘉華忽然想到就說出。

「有道理喔！華ちゃん真巧。」李先生笑著說。

「但是一人縛一條帶仔真古錐。個是雙生仔。」嘉生說。

「對啦！生ちゃん講ê亦有道理。」李先生笑著摸摸嘉生的頭說。

眾人聽了頗覺有趣，也都笑呵呵。

此後，家裡上下都將取名淑文的那個喚做文子或阿文，取名淑靜的那個喚做靜子或阿靜。雙胞胎固然給家庭帶來樂趣，並且雙倍的生活開銷李家也足以負擔，但同時要撫育二名嬰孩可不輕鬆。玉梅才十四歲，還沒有授乳的能力，只能有時背背文子，有時背背靜子，換個尿布，再加上原本瑣碎的家事，就耗去一整天，而身為母親的李太太更是忙碌，須餵奶、幫嬰孩洗澡等，還得照料先生和三個兒子，並顧及腳踏車的生意。那樓下的車行是有僱用二、三名夥計，但大部分是管買賣、進貨、出貨、到中部收款等，而李先生除了也擔任一部分此類事務，主要是負責銷往日本、中國等地的貿易，因此整個帳務的掌管多半就歸李太太。這麼一來，一支蠟燭兩頭燒，李太太顯得比現在的職業婦女還辛苦。

阿琴目睹這情形，心中思量是否可推薦自己的姊姊來李家當乳母，但回頭一想，姊姊阿枝住得偏遠，本身有家庭，也有一些農事要做，恐怕不太合適。可是這些年來那四個姪兒都已大得離手，阿枝